

千高原诗系一
臧棣 主编



还乡

余旻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还乡

■ 余旻 著

千高原诗系——臧棣 主编



黄河出版社
阳光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还乡 / 余昉著. — 银川 : 阳光出版社, 2014.12

(千高原诗系 / 臧棣主编)

ISBN 978-7-5525-1685-2

I. ①还… II. ①余…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08329号

千高原诗系

还乡

臧棣 主编 余昉 著

责任编辑 李少敏 谢 瑞

封面设计 蒋 浩

责任印制 岳建宁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阳光出版社

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yangguang@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584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凤鸣彩印广告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7164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100千字

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5-1685-2/I · 504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萧开愚

余旻是这些年用力最猛说不定也是力量最大的诗人。他的诗歌选址明确，情感的根须一股一股茂盛得很，村镇上的亲故隔阂和城市里的生物标杆虽然给愤怨编排为社会批评的比较阵列，大致还是被文学的惯性搂抱住，油雕出在愤怒的烘烤中睁开眼睛的奔跑的肉体。余旻的诗作生机勃勃，郁气干云，字句和结体都十分讲究，如果汰尽学院里的归类荼毒，已经是本分而且高贵的诗歌。

我是余旻的诗歌的读者，能够理解他的雄心和困扰。他在诗里反复表白过，曾经立誓逃离农村的褴褛和自残，作为被城市隔离在城市边缘的学生和教师，要找一块投射感情的地盘，不得不捡回它。一方面农村像肮脏的手帕，待在被扔的地方眼巴巴地原地等着，一方面离乡的孩子以为它就等着他的业已发达的理智的认领，更主要的方面更加尴尬和顺理成章，诗人发觉在完成教育年龄之后，魂兮归来与乡野在谁也搞不清的变向中重新成长，培训一种适应混淆的明白的情感。难得的是心理真实，余旻时不时回老家去处理家务和体察动态，但逃离的念头一如过去，似乎要与克服的理性比赛到底。

我又是多年前置身集上的孩子，
站在踩烂的泥泞中。

这样的幻象重叠时刻并不多，所谓万古不遇的变局，并不是成全自救者的如意旋涡。你事出有因，回去治病和下地，终归免

除不了多情的过客身份。呻唤停在感同身受的文学层面，余旸的沉痛情绪在此变得普适：老家并不是家。在老家，你顶多有义务但没有实务。这一点涉及文学区分的框框，涉世的经验和揽事的气概造就迥异的语言质地，似乎二者也很难混成一致。我感觉，余旸的诗歌主题不是农村和村镇上的活路，而是无地立锥就像有钱包但是没钱的贫穷感如何可能解释压抑，农村和集体性的困境不过是个人问题的掩护或者放大。余旸诗揪心处不在他眼中，但在他身上，长在他身上的农村溃烂不已，结疤不已，昂扬不已。然而可贵也在这里，诗歌发端有据，诗人的视野得以成为诗歌的视野，余旸的作品真的触及了现在农村实况。山里的野物和身上的野物，身体的病态和心理的病态，财产的莫须有和精神的莫须有，读着既难过又奇怪地亲切，农民在诗歌里头一回成为体己的对象而不是欣赏的对象。

哎呀，原始的大别山区的原始挣扎动作难说不狡诈呢，顽强的童年阴影缠绕着的诗人还要当心一点，我们也许过于依赖压力。不是说“解释春风无限恨”吗，夏热与冬寒也解释不了啊。社会和他入之所以看上去那么问题，无非因为我们本身病入膏肓，自己之所以棘手，因为它需要投射，一旦可怜的社会和他入解体，则自己不复影存。老一套的诗歌把孤独说得天花乱坠，跟跳大神一样，其实是爱热闹和无我，远不如余旸这样体察别人带出和带动自我来得吻合。余旸意识到诗歌必须有点名堂，不给装神弄鬼的把戏架空就得采取一个地盘，诗歌在其上或是羞涩或是粗暴地起伏。

余旸是带了一份嫁妆来写诗的。诗歌本身除了可以耗尽、徒具空壳的分行形式，没什么本体可言，甚至可以说，诗歌具有寄生性，不停地消耗寄主，古往今来差不多把人文传统学科都反反复复咀嚼蛀空，不消说作者及其亲朋的经历和感觉了。古人用情

事理范围诗歌，嚼冷饭没什么看头，有所作为的作者需要找到新的寄主，为楼盘征地。余旸圈地的办法是工科的办法，哪怕他没有主动利用，客观上造核潜艇的自动化控制技术却使用上了，激愤的言表下面管线布置清晰可见。虽说核潜艇表示知识对欲望的组装，自然沉潜成了可控但是自动的人味，核潜艇就是核潜艇，本意遭到裂变。武断一点讲，在诗歌的这个断粮期登堂，带不带嫁妆进门，是衡量诗人的前程的基础。

余旸的诗歌是运动着的，他的情感是处境与欲望针锋相对的结果，本能的冲动和泄气的速度几乎同步，说破的执拗总是赶不上雨雪的覆盖，言不及看，触碰全靠动词。余旸采取动词的态度罕见地文静，精雕细琢，全面隐藏了社会分析的派别机械，因而诗中的运动繁富能够整体，通篇强力而谢绝蛮劲，暗示新旧农村的替代之功不可逆复不可论。噫，学术不露骨，诗坛多健儿了。

2014年9月11日于病中

目 录

— mulu —

第一辑 车摊边（2001—2004年）

篮球	3
午夜	5
车摊边	6
去香山途中或昆虫变形记	7
晨起送友人上班	9
平安夜	11
难题	13
夜雨	14
为火车中一陌生姑娘而作	15
夜归十四行	17
酒后	18
童年	19
从化工大学送高中好友	21
蓬蓬车工人	22
回城小记	23
寝室生活	25
梦	27
大学时代	28

第二辑 还乡（2005—2008年）

乱	31
中秋小记	32
大雨	33
三月	34
暗号	35
午休	37
小巷夜晚	38
遽雨	39
理解	40
过年回家	41
坟墓	42
死亡常常发生在内部	43
雪（一）	45
雪（二）	46
放假	47
种红薯	48
拜年	49
野狗	50
寝室	52
2060年的野草颂	53
乡村	54
郊区行	56
荒野	57
新县	59
酒后回归路上	63

农民	64
疯癫者	65
疾病	67
答辩	69
愤怒	71
刺猬	73
霉菌	75
乐园	77
肥胖	78
绿色巨神	80
他们是如何模仿时尚的	82
负责	83
我看见	84
父子俩	87
死亡	89
还乡记	93
耻辱	114
那些路	116
弟弟	118

第三辑 追随者（2009—2014年）

血管	123
火车	125
老妖怪	126
母狮子	130
我以为（选二）	131

我写作	135
朋友	138
身体	140
跟随者	146
敬礼	149
梦	150
叔父们	152
在南坪	153
医院	155
荆州	157
民族史课上	159
福柯，2008年	160
重游铜梁	161
公车一景	164
山城棒棒之歌	165
女孩	167
隐疾	169
老太太们	171
建筑工	172
工地	177
惶恐	180
留守初中生	181
后记	183

第一辑 车摊边（2001—2004年）

篮 球

肯定的，篮球里住着个
捣蛋鬼！

待在手掌的屋檐下
它蹦跳着，探头探脑

夜里，它滚出来
心脏，砰砰响
遥控着我垂在床畔的
手，频频拍动。

牵着半醒的梦，我们来到
月光下的广场
半空中，谁信手
画了个圆？

体内埋伏着的十来个
圈围成的铁桶
摇晃着，令我怀疑
是个套

而它却猜，那是圆
迪士尼乐园
只是不明白

为什么要加一堵墙

投啊，投啊！它怂恿着
于是我跳，跳起来
它呢，飞上墙头
迷茫于墙外的一派荒凉

我脱离铁桶
突然发现前生
也可能是只
打口哨的鸟儿

它扮了个鬼脸，肩头
撞了下墙。我继续
往上跳。那呼啸追赶的
怎么会是铁桶？

翻个筋斗，它滚进了
无底的口袋，不见啦
我停了下来，最终发现
自己刚冒出桶沿。

■

4

还乡

狂风吹着，星子围我乱转
桶下，一只刚发现的棕熊
迷路了，揉着眼睛
它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

午 夜

亲爱的，现在已是午夜。
那些不知所踪的小东西
纷纷现形

你看，你看，闪闪发光的小镜子，
正倚门而望，
它望向一个弯腰的背影

角落里，钢笔歪戴毡帽
斜斜地趺立，
为一双生茧的瘦手倾倒。

让人心碎呵，这些缝隙里的孩子
当磨盘碾碎黄昏，
轰鸣的马达驱逐着我们各奔东西

只有它们还集腋着零星余温
只有它们知道地球某处
有个呵气的空间

萤火明灭，你的心也扑哧轻跳。
亲爱的，别急，
那线月光正引领着我们回家

车摊边

车摊边好像刚刚动过手术
蹭黑的内胎裸裎在害羞的夕光中
螺栓、螺钉滚闪在四处
只有气筒痛苦地立着，朝向行人

它们零散地静处在某种微妙中
像离别多年后又相逢的沧桑伙计
问候几句，凄凉而欢喜
又各自孤独地凝视着自己的内心

在水里曲着，内胎憋出的细微水泡
是我戴上放大镜才察看到的
而毛衣下松懈的肉体突然抽紧
鼓胀着，你怎么渴望着大喊大叫呢？

肺腑里的轮胎扭着，扑哧地跳着
要从发热的喉口滚出来
我却在二月的暮气中衰颓下来
什么时候，橘黄的月亮已搁在枝头？

去香山途中或昆虫变形记

奇怪，奇怪……怎么会坐进昆虫的琉璃眼？
毛乎乎的爪子厮磨柏油路
一对触须的小刷子，羞遮额前
又撩开蒙蒙水气。

清晰极了：连树疤边的嫩牙绿了头的几寸
也飞挤进了我的近视眼。
动物们倾巢出动，花绿甲虫旁绕过蜗牛
电杆下张望着的幼鹿，套着新款T恤

驮着滚木，怎么，老蝗虫也有着润湿的加速度？
体液温凉，轻漾着，令舌头蒙羞，
我们这些偎依着的大细胞、小分子，
第一次学习纺织，用眼光和手来交流。

这是哪儿呢？蜂房低矮，也渐次稀少
裸着草涩味的湿泥
山，青黄蒙蒙，远远地推过路边
当它颠簸过腆肚的拱桥

战栗的阵痛，我们诞生了：
腋窝乍出薄翅，嗡嗡地扑着。